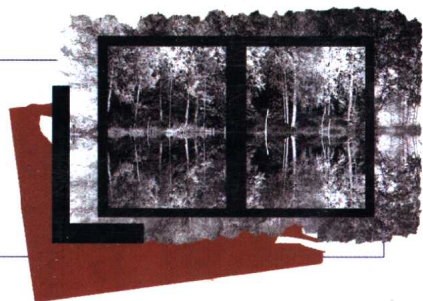




HONGKONGSHIYI

高莽
著



枯立木

東方出版社

枯立木

高 莽 著

東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邓仁娥

装帧设计：徐水平

版式设计：于冬梅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枯立木 / 高莽著. — 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03.8

(空灵书系)

ISBN 7-5060-1667-2

I. ①枯... II. 高...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5146 号

枯立木

KU LI MU

高莽 著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朝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 1/32 印张: 8.125

字数: 117 千字 印数: 1—10000 册

ISBN 7-5060-1667-2 定价: 18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 65250042 65289539

《空灵书系》序

本来，《空灵书系》的编者希望我也能有一本小书加入这套《空灵书系》丛书里来，可遗憾的是，这么多年的写作生活，虽然我写的随笔杂感之类的文章很多，但是都没有刻意收集整理，差不多全部散失在民间了。假如《空灵书系》的编者还有意搜集整理出来，我倒是应该在这里大大地感谢他们了，我记得最近我有一篇写“竹”的随笔，被收在《大学语文》中了。目前，我也只能提供这样一篇写“竹”的文章。现在，这套《空灵书系》丛书的编者又进一步希望我能为《空灵书系》写上一个序言。说真话，我开始不大想答应，但是，我看了一下这套丛书的作者，里面许多位大写手都是我这么多年以来的旧友、相知或者文坛神交，他们的漂亮文章和出神入化的文字，我还是读过一些的。对他们的文风和人品，我是相当熟悉和了解的。如今，在许许多多的白首人的文章和著作还不大怎么被看好的时候，《空灵书系》的编者愿意结集出版这样一些带有旧式学人色彩的文集，我以为这总是一件好事，同时我自然也愿意在一旁鼓掌助威。我们这套丛书的作者平均年龄居然已近八十，总的年龄11人相加正好是865岁，是可谓“空灵之人”了。再加上，这套丛书的编者也是我比较熟悉和比较要好的老朋友和忘年朋友，尤其是黑发人关心和鞭策白发人，也是满有意味的。说句心里话，我个人这么些年的日子，真的有点就像这套丛书的名字——空灵而飘幻，却又实在而不虚。既然我与这套丛书还

能有这么多的共同语言和这么多的投缘在其中，算是当做《空灵书系》的序言吧。但愿我们的这些文字能在新的年月里结集出来，让读者读到一些实在而不虚的意思……

杨宪益

2002年酷暑于京城银锭桥



目 录

CONTENTS

一 儿时琐记



儿时琐记 3

钟声 11

妈妈的手 16

二 盲妻和麻雀



盲妻和麻雀 21

美人鱼 24

三 我爱书



我爱书 31

爱好与教训 38

四 先生走了



先生走了 47

感念恩师 50

一部不朽的交响曲 54

老舍先生访苏琐记 59

丁玲与绘画 75

高山仰止 81

怀念一位大学者 87

五 不安的灵魂



不安的灵魂 103

自缢之谜	114
作家的头哪里去了?	118
诗人的生活岂能没有苦难?	121
不残的心	132
永恒的魅力	135
七个音符	140
“我的心在音乐中”	144
遥远的明天	148
普希金的书房·普希金的夫人·普希金的墓	153
历史将为他定位	164
顿河边上的巨石	177
大地之子	181

六 往事如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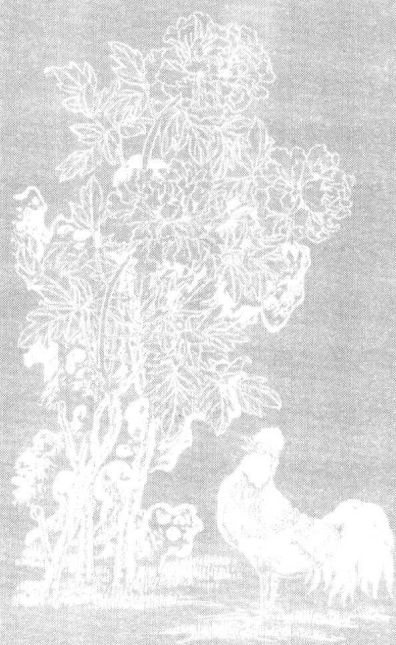
往事如烟	199
青春的秘诀	203
是师，也是友	209
寻梦记	219

七 枯立木

枯立木	231
我死了	234
绿梦	238
卵石	245

编者后记	249
------	-----

一
儿时琐记





儿时琐记

白 雪

“为什么你不在下雪天生我？”儿时，我曾向妈妈提出过这个幼稚的问题。我不记得妈妈是怎么回答的，但，我从那时起已意识到我对雪有一种奇异的感情。我爱雪，白白的雪，轻盈的雪，雪花在我身上悄悄地溶化，成了我的一部分。

我的故乡是哈尔滨。这是一座多雪的北方城市。它很别致。白白的雪给它增添了无限丰富的色彩。雪，是我儿时的好友。我认定雪是有生命的；雪片上绮丽的花纹是巧人编织的。当我观赏手心接来的雪片时，我甚至感到它的温暖。好像是什么人，从什么地方，给我传来了我所不理解的信息。

我的童年就是在纷纷扬扬的一片白雪中度过的。透过雪的帷幕，我观察了多灾多难的祖国破碎的河山，同时也审视了自己孱弱的体质和怯懦的性格。

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在飞雪的时候跑到街头、院落里去堆雪人、打雪仗。我们在寒风中出透了汗，心中变得更温暖。不管雪人堆得如何丑陋。邻居大哥哥总是夸奖我们，说它是



我们用自己的手创造的成果，很美。雪人成了我们游戏的中心。我们围着它欢天喜地地奔跑、追逐，于是，我听见了雪人跟我们一起欢笑、吵闹。白白的雪总是呼唤我到它的世界中去，也许它暂时遮住了生活中的黑暗，也许我的体质、我的性格正是在那个既寒冷又温暖的世界中，得到了锻炼。

有一天早晨，上学的路上，经过我们堆起的雪人跟前时，我发现它遭到了破坏。雪地上留下乱糟糟的脚印。我真想放声大哭一场。可是从院里跑出来的同学告诉我，昨夜邻居大哥哥被持枪带着狼狗的日本宪兵给抓走了。泪，顿时变成了恨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世面见得多了，对很多事物改变了看法，可是我对白雪的感情没有变。雪，使大千世界变得迷离扑朔，我整个童年时代都仿佛置身于那幻觉的天地里。突然，雪让我领悟到生活更深一层的意义，它教会我爱，也教会我恨。

在沦陷14年的家乡土地上，有多少爱国志士惨遭屠杀。白的雪像是英灵的化身，又像是对英灵的祭奠。

雪中成长的人，该有不畏寒冷的精神和顽强的意志吧？！
为什么我不是在下雪的日子出生的？

丁香

妈妈带我在院中种下几棵丁香树。

丁香树很快就长得超过了我的身高。我常常站在丁香树前观察它的变化。早春，一张张嫩叶，形状酷似心脏。然后，它的枝头出现了一团团紫色的或白色的云，这是由许许多多小花朵组成的。到了秋季，它结下扁扁的果实。再过不久，



寒冬来临了，丁香树却脱掉身上的全部绿装，裸露出干瘦的躯体，让枝丫忍受零下四十余度寒冷的袭击。最初，我担心这娇嫩的小树会被冻死。可是到了翌年早春，它又开始生枝、长叶、开花。在那苦涩的时代，我往往感觉不到丁香的芬芳。有时在它的花瓣上反而会发现颗颗晶莹的泪珠，莫非它也尝到了人间的辛酸？

教师说，丁香的花朵有四个小瓣儿。可是俄罗斯小同学们偷偷地告诉我，还有五个瓣儿的。如果发现了五瓣儿的丁香花，就是发现了幸福。这时，可不能让幸福跑掉，要马上把它吃掉。这或许是俄罗斯人的风俗？从他们的风俗里，也不难看出他们对幸福的殷切渴望。那时我们都是孩子，不知道幸福需要去争取。我们男男女女同学们聚集在一起时，只要发现五瓣的丁香花，就争先恐后地抢着吃。我吃过多少，不得而知了，但，确实吃过，而且不止一朵两朵。可是直到民族获得解放之前，我始终没有尝到真正幸福的滋味。相反，在太阳旗下，饱尝的是无尽的苦辣。

有一年盛夏，狂风卷着暴雨，呼啸了两天两夜。我的小丁香树被刮断了。我以为它再也活不了了。妈妈说：“别哭，它会活的！”果然，断树熬过了寒冬，到了春天，它抽出新条，长出新叶。那年开的花朵中，虽然我发现了五个瓣儿的，可是不忍心把它吞掉。我想让它的馥郁去抚慰受伤的小心灵。

至于幸福嘛，我早已脱离了儿时的空想，我时刻记着那棵被折断的树干，怀着生存的信心，不怕灾难临头，准备再次复苏，开几朵小花，给人们增加一点香味。

教堂

南岗那座教堂，已经不存在了，不存在了。不过，它在我心中并没有消逝。

那是一座木质结构的建筑物，又窄又高的窗户镶着彩色的玻璃。灰色鱼鳞般的石片砌成的塔尖上，立着一个十字架。教徒们从它附近走过时，总是虔诚地用手在胸前点划十字，祈祷上帝。

当年，哈尔滨人不叫它教堂，而称为喇嘛台。以误传误，谁也没想纠正，其实，那里没有喇嘛念经，只有神甫传教。

我那时是哈尔滨市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。学生多数是俄罗斯孩子，也有中国人、朝鲜人、波兰人、犹太人……信教的同学每周要上几堂圣经课。而我们，不信教的孩子们，则可利用这个时候去玩球。不过，圣诞节、复活节以及其他宗教节日时，我们也喜欢跟信教的小同学们混在一起，进入教堂里去看热闹。记得教堂门口总是坐着一群乞丐，等待信男信女们施舍。高高的屋顶下，彩色的光柱间，唱经声娓娓缭绕，气氛十分严肃，使宗教仪式披上神秘的色彩，我们，这些不信教的同学们，多少也学会了唱经、划十字，觉得蛮好玩的。

东正教对于日本侵略者没有危害，所以当局表面上做出尊重宗教的样子。

我已记不清是哪一年，在教堂的东边，日本侵略者开辟了一块空地，修成了所谓“神社”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强迫路经“神社”的人，给那群侵华日寇的鬼魂鞠躬默哀：日本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，早已激起大家的不满。这种做法更让



哈市老百姓无法忍受。除了向侵略者献媚的汉奸奴才之外，没人肯干那种卑鄙的勾当。为了不给“神社”鞠躬，大家宁肯绕道多走几步路程。

我们小同学们，无一不恨日本侵略者。对当局的命令，更想表示不服。于是我们就结帮搭伙，有意经过“神社”，到了大门口时便背向“神社”，做出面对教堂祈祷的样子。有时，还脱下帽子鞠个躬，但，不是对“神社”，而是对教堂。用我们同学之间的话来说，就是“让‘神社’给我们舔屁股！”一旦有人要拦截我们，教堂就成了我们的掩护所。直到拦截人走开后，我们又叽叽喳喳像一群小鸟儿，飞回家去。

当年日本侵略者疯狂地推行奴化政策，可是他们永远扼杀不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心。

如今，想到南岗的那座“喇嘛台”——教堂时，就不由得会从心底泛起迷恋的微笑。

猴 戏

街头围了一群人。从人群中传来一阵阵锣鼓声，吆喝声和欢声。小伙伴扒着木栅栏喊我去看猴戏。猴戏？我还从来没有看过。我跟着小伙伴兴高采烈地挤进了人群最里圈。

当年，在文化生活贫乏的都市里，能看到这么一场演出，也算是一种享受了。第一次看猴戏时，我大约有七八岁。那次真是看呆了。人群已经散去，耍猴的人挑着担子、牵着猴子已经走了，我和小伙伴还尾随了一段路程。我跟前还不时地闪耀猴子表演的场面。

猴子长得可真逗，一举一动和我们人类没有什么区别，不同的是它不会说话，两只眼睛总是盯着主人。猴子穿着一





件红袄，大襟垂过腰际，遮住下身，大概那就代替了裤子吧？！有时，主人让它戴上乌纱帽，摇摇晃晃走来走去。

一声锣响，一声吆喝，它开始在地上翻滚。

一声锣响，一声吆喝，它双腿朝天，用双手倒立行走。

一声锣响，一声吆喝，它爬上一根木竿左顾右盼。

一声锣响，一声吆喝，它用双手捂住眼睛，又隔着指头缝隙观望……

它非常听话，听任遣使，是主人手中的工具。每表演一个节目之后，主人就塞给它点什么东西吃。

有一次，我看见小猴不听话，主人用棍儿狠狠地敲打它。不知怎么，我觉得那根棍儿也敲在我的身上，十分疼痛。我想走掉，却迈不开脚步，挤不出人群；我想喊，又不敢喊出声来。我看了看我的衣着，是否像那猴儿一样，只能遮点羞罢了。

那天回家的路上，我闷闷地思忖，猴儿可知道疼？可有泪？它心中委屈时，可会投到妈妈的怀里去哭诉？到了家，妈妈问我怎么了，又挨了什么人的欺负？为什么又流泪？我默默地抹掉脸上的泪痕。我想说，可是又说不出那儿童时代弄不清楚的问题。我把自己想的事，埋在心底了。

心底的种子，经过春风秋雨，冒出芽儿来，张开嘴儿说了话：“我是人，不是猴，我应当有自己的脑袋，不能尽听别人玩耍……”。渐渐地，我再也不想看猴戏了。

如今，每次听到耍猴的锣鼓声，我就远远地避开。

大 海

30岁以前，我没有见过大海。可是大海的波涛，大海的

呼啸，却从小就萦绕在我的眼前与耳际。

我们学校，教育孩子们背诵诗歌，描绘大海的诗句使我向往。

你那蓝色的浪头翻滚起伏，
你的骄傲的美，闪烁壮观。
我全心渴望的国度呀，大海！
多么想常常的在你的岸上，
我静静地，迷惘地徘徊，
苦思着我那珍爱的愿望。
啊，我多么爱听你的回声，
那喑哑的声音，那深渊之歌，
我爱听你黄昏时分的幽静，
和你任性的脾气的发作！



仅普希金这一首《致大海》诗，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激起的波漾就从未平息过。其实，那时除了大海神秘的形象、斑斓的色彩之外，我远没有理解这首诗的更深沉的含意。不过，我总觉得这首诗吐露了我胸中的郁积。生活在敌伪统治时期的东北人民，不同年龄人，有不同的苦痛。

文学中的大海告诉我，生活是不平静的；你的苦衷可以对大海倾诉，它会用喑哑的声音回答你；大海在任何时候都是博大的、壮丽的。

那时，遇到生活中不可理解的问题，有话不知该跟谁去讲的时候，我就默默地躲起来，想像心中的大海。于是，大海就会像妈妈的手一般，抚摸我的头，慰藉我的心。

我爱上了大海，也爱上了给我大海的文学。文学，对我

来说，就是感情的大海。

富有民主精神的俄罗斯文学，具有深厚的启迪力，甚至它对大自然的咏叹，多少年以后，同样可以在异国的少年的心中引起共鸣。文学像大海一样，能托起一个弱小的躯体，使他不致沉没，使他振奋起来，看到灿烂的未来。

后来，我终于看到了大海，而且还来到了诗人讴歌的大海之滨。望着那万顷波涛，听着那深沉的呼吸……我对文学产生了更深的感谢之情。

是文学充实了我那贫乏、孤寂的儿时生活，认识了在人生中搏斗的乐趣。是文学，在潜移默化中赋予了我生存的力量，丰富了我的感情，甚至形成了某些审美观念。

如今，当我在生活中得不到安慰时，我就到文学的神奇的大海中去捞取，我从来没有落过空。学会在文学的大海里潜泳，是何等的幸福！

